

英语系列教材的词汇知识发展研究： 动态系统论视角^{*}

华南师范大学 何安平

提要：本文在动态系统论的视角下，整合教材编写循环拓展的理念、二语词汇深度知识发展理论，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78万词次的国内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英语教材语料库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揭示了各学段教材词汇（以动词 MAKE 为例）深度知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动态发展轨迹，也同时廓清了基础词与拓展词之间的内在衔接与提升。

关键词：动态系统论、“一条龙”教材语料库、词汇深度知识、衔接、拓展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5)06-0898-11

1. 研究问题

外语教学中的词汇是教材衔接和教学评价的重要考察指标，然而在词汇量扩大与词汇深度知识发展这一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尚未廓清。例如《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1:3)虽然在发展目标中提出了“要体现各学段课程的有机衔接和各学段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循序渐进的发展特点，保证英语课程的整体性、渐进性和持续性”这一原则性要求，而且也对各学段的词汇数量提出了具体指标；然而在各学段教材词汇量增长的同时如何廓清词汇深度知识的拓展性呈现，如何实现基础词汇与“高阶”词汇之间的链接等等仍有待结构化、细致化和系统化的诠释(参见辛涛等 2013)。学界专家不断强调要重视教材知识编排的递进性，要按照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知识基础，螺旋式设计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态度目标及教学安排(Ellis 2010; 罗伟其

* 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博士生唐洁仪提供的部分文献资料。

2013;王庆环 2014),然而现实中许多一线教师在谈及教材衔接问题时往往只关注现学段教材有哪些单词曾在前学段教材出现过,新增了多少生词等等,而对词汇在高一级学段教材的复现会带来哪些新知识增长点等等却少有考虑¹。

2. 理论视角和方法

本文尝试采用动态系统论的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始源于上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动态系统论在广义上将任何历时性和阶段性发展的事物都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内含多种关联互动的变体并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其核心理念包括复杂系统论、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效应、系统发展的变体多样性、非平衡性、非线性、互动性等等。该理论在上世纪末开始应用于应用语言学研究,尤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目的是“描述并最终解析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同时也作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交流工具,是如何历时性地涌现与发展,从而构建一种理论框架来找到探究语言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教学)的有效途径”(de Bot *et al.* 2005:117-118)。本文关注的多学段系列教材的词汇知识发展属于语言和语言教学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有自身的发展子系统,也可进入该理论的研究视角。正如 van Geert (2008:197)所指出的,“动态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如关注系统成分的关联类型,不同层面的变化特征等等,均可应用于任何具有发展过程的事物”。

基于以上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教材编写循环拓展的理念以及词汇深度知识的分类及发展框架,同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国内较有代表性的“一条龙”英语教材《新标准》²语料库的词汇呈现(尤其是高频动词)为切入点,力求从一个侧面探寻序列教材词汇知识动态发展的轨迹。具体分两个研究问题:

- 1)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学段教材呈现的词汇量有何发展特点?
- 2) 四学段教材中高频动词 MAKE 的深度知识呈现何种发展轨迹?

研究方法是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念和工作程序,即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批量提取目标词的语境共现行,并从中归纳该词在使用中与周边词的典型搭配(即词汇搭配)、与众多搭配词共同形成语法结构(即类联结)、其搭配词呈现的典型语义倾向(即语义偏好),以及透过上述三层共选语境所传递的语言使用者的立场、态度或情感(即语义韵)(详见 Sinclair 2004:29-35)。首先使用 AntConc 从整体上对各个学段教材的总词量做一调查并考察各学段的词汇复现率。接着以贯穿“一条龙”教材的高频动词 MAKE³ 为个案,从多样性和复杂性两方面考察各学段的词汇深度知识。具体指标包括目标词的语法结构、目标词的搭配词语义范畴、动词短语的品种与频数、目标词的近似语义网络拓展等。

3. 研究结果

3.1 “一条龙”教材各学段的词量、词型及复现率递增

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显示,该系列教材的词次总量共约 78 万,总词型量 1.6 余万。各学段的词量相貌见表 1:

表 1. “一条龙”教材语料词汇呈现量及词型复现率⁴

学段	P(小学 3-6 年级共 8 册)	J(初中 1-3 年级共 6 册)	S(高中 1-3 年级共 11 册)	U(大学 1-2 年级共 4 册)	合计
词次总数	32,591	200,699	279,513	268,249	781,052
词型总数	1,247	3,549	7,487	8,999	16,486
型符/类符比	26	56	37	29	47
词型复现率		J 重复 P: 28.46%	S 重复 P 和 J: 38.35%	U 重复 P、J 和 S:57.10%	平均复现率: 41%
MAKE 例总数	69	518	847	919	2,353

检索结果显示,各学段教材的词次总量整体上呈增长趋势(U 段因册数少稍有下降,见表 1 第 2 行),但毗邻学段之间的增幅并不均等。其中 J 段是 P 段的 6 倍多(200,699/32,591);S 段是 J 段的 1.4 倍(279,513/200,699);U 段却与 S 段差距不大,分别约为 27 至 28 万。而各学段教材的词型总量的递增趋势更为明显,而且毗邻学段的增幅也较均衡(见表 1 第 3 行),依次为 2.8 倍(J 比 P)、2.1 倍(S 比 J)和 1.4 倍(U 比 S)。尽管四个学段的教材因计划使用的课时不同,册数不一,各学段的课文和练习容量差别也很大,但仍然可从一个侧面展示不同学段教材词汇量呈倍数级增长趋势,从而为探究教材词汇深度知识的呈现奠定了丰富的语境基础。

再看词汇的复现率(见表 1 第 4 行),每个独立学段内部的型符与类符之比(type/token ratio)由 26 至 56 不等。其中 J 和 S 段比率较高:平均每个词的复现次数分别为 56 次和 37 次。而每高一级学段与其之前学段之间的词型复现比例(见表 1 第 5 行)则由 28% 到 57% 不等,或者说每高一级学段都有约七成至五成的新增词量。该结果引发的思考是:平均为 41% 的旧词在高一级学段教材中到底呈现了哪些新的知识增长点?这些旧词与各学段的大批新增词之间又存在哪些内在的衔接和关联?答案似可从以下对高频复现动词 MAKE 的个案研究中寻求。如表 1 底行所示,各学段教材中 MAKE 的呈现次数分别为(P)69 → (J)518 → (S)847 → (U)919,其频数的增长模式与前述的各学段教材词汇量发展趋势基本吻合,故此个案研究有一定代表性。进一步考察这 2,353 例 MAKE 在各学段的深度知识呈现指标,得出以下发现。

3.2 MAKE 的语法结构由简单向复杂发展

笔者先将 Thornbury(2004:82)基于亿万词次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归纳的 MAKE 六个典型语法结构⁵整合为两大类:一是 MAKE+ NP 类,意指制造或实施某事,如 make breakfast, Glass is made from sand, Make us all a cup of tea;二是 MAKE+NP +NP/adj./bare infinitive⁶类,意指致使或迫使某人或某事发生,或进入某状态,或去做某事,如 make him a millionaire, make people ill, make you feel better, We were made to empty our bags。后者比前者的语法结构更长而且有更多结构性变体,故可用于考量 MAKE 语法结构的复杂性变化。结果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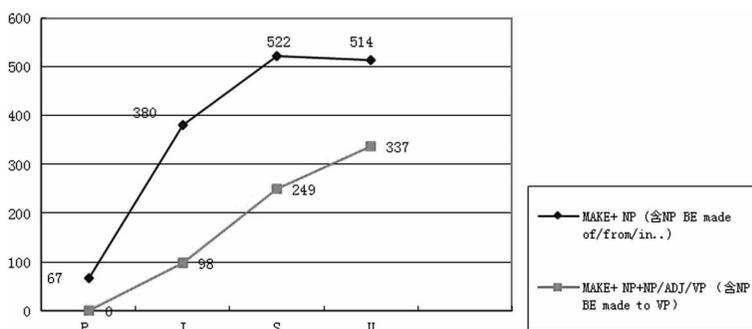


图 1. 两类 MAKE 语法结构在各学段呈现频数

图 1 显示,较简单的 MAKE+NP 结构呈现量是各学段的主流,然而较复杂的 MAKE+ NP +NP/adj./bare infinitive 则显现了更明显的递升趋势。虽然复杂结构的增长幅度也非均衡,却依然表明 J 比 P 是一大飞跃,其次是 S 比 J 有 1.5 倍多的增长(249/90),尤其是 U 与 S 相比也有明显增多(337 > 249)。由此折射出教材词汇语法知识由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进一步观察语料库实例则发现,较复杂结构的多种变体也随着学段提升而增加。例如从 J 段起开始呈现一批 MAKE sb. (feel) + adj.(使人觉得+形容词)结构(见图 2);从 S 段则新增一批 MAKE sb. + N(使某人成为某种人)和 MAKE it + adj. + to do sth.(使做某事变得更加+形容词)结构(见图 3 和图 4);到 U 段则更多呈现(sb. BE)+ made to do sth.(某人被迫做某事)结构(见图 5)。

3 es made him famous all over Europe
4 ey make them fashionable, so thei
5 's making me feel depressed. I ca
6 It made me feel happy, lively and
7 ic makes me feel ill. [5 Complete
8 It makes me feel less (4)
9 at makes you feel nervous? What?
10 it makes you feel you are doing a

图 2. J 教材:MAKE sb. (feel) + adj.

1 eas to make you a better listener: Do
2 a) can make Eliza a lady (b) should m
3) can make Eliza a lady (b) should m
4 should make Eliza a lady (c) can't ma
5 should make Eliza a lady (c) can't ma
6 can't make Eliza a lady [6 Work in
7 What makes Yan Nuo a computer expert

图 3. S 教材:MAKE sb. + NP

2 ch made it illegal to discriminate
 3 ng made it possible to produce more
 4 at make it difficult to start schoo
 5 b) make it easier to open the bag c
 6 b) make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3 I
 7 st makes it difficult to see. Sand
 8 st makes it difficult to see. The
 9 er makes it possible to enter other

图 4. S 教材: MAKE it + adj. + to do sth.

1 Zeus and was made to bear the weight of
 2 was asked or made to leave
 3 losing jobs / made to resign when pregna
 4 1 If I was made to switch it off for
 5 6 They were made to wear (6) _ showing
 6 4 Jews were made to wear yellow stars
 7 tz (b) were made to work for the Nazis

图 5. U 教材: (sb. BE) made to do sth.

这种复杂结构变体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不仅显示各学段语法知识的复杂性在提升,也同时带出了语用意义的复杂性,表明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两种深度知识指标的关联互动。其中 MAKE sb. (feel) + adj. 和 MAKE it + adj. + to do sth. 结构的形容词语义可褒可贬(如图 2 和图 4 例句所示); MAKE sb. + NP 的名词则多为积极意义(如图 3 例句所示);而 (sb. BE) made to do sth. 结构更倾向表达“被迫去做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这类语用态度(如图 5 例句所示)。

3.3 MAKE 的搭配词语义从具体向抽象发展

鉴于图 1 显示 MAKE + NP 结构无论在哪个学段都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因此有可能透过此主流结构的大量搭配词来考察各学段的词汇语义变化特征。笔者对各学段 MAKE + NP 中的所有名词语义做三种分类:“具体类”(如 make a cake)、“抽象类”(如 make an effort)和“动词虚化类”(如 make a speech),结果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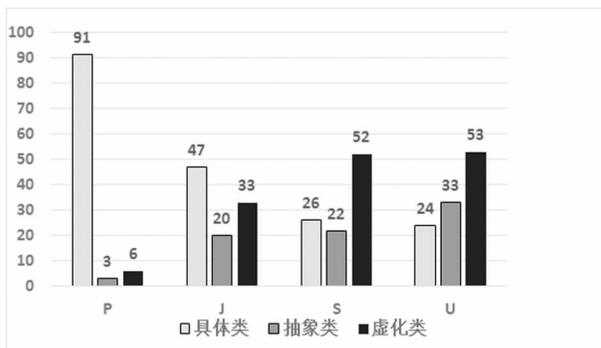


图 6. MAKE + NP 中名词三类语义在各学段的比例

图 6 显示,随着学段的提升,与 MAKE 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类型逐渐从具体走向抽象,其中具体类名词比例越到高一 级学段所占比例越少(91% > 47% > 26% > 24%);而抽象类和虚化类的比例则越来越高,分别为 3% < 20% < 22% <

33%和6% $<$ 33% $<$ 52% $<$ 53%。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后两类名词(以下统称抽象词)在频次递增的同时还伴随着词型种类的递增。例如,调查 MAKE+a/an+N 短语模式的结果(见表2)显示,其中抽象词的种类从P段的3个发展至J段的23个,进而到S段的38个以至U段的54个,既显示出频次增多与变体多样化关联互动的发展趋势,又体现教材知识在认知难度上的逐阶段提升。

表2. MAKE +a/an + N 中抽象词在四个学段的新增品种

学段	种类	各学段新增抽象词举例
P	3	family, list, plan
J	23	life, friends, effort, call, chain, mess, conversation, difference, note, speech, summary
S	38	bet, joke, deal, fuss, breakthrough, marriage, attempt, announcement, contribution, decision, discovery, information, impact, point, presentation, prediction, procedure, remark, study, suggestion, statement
U	54	comment, judgment, argument, collection, comparison, appeal, evaluation, exception, impression, observation, reference, qualification

表2还显示各学段新增抽象词的语义内涵也有变化。P段和J段多涉及日常生活(如交友、打电话)和学习活动(如列清单、做计划、作对话、演讲、小结)。S段除了新添更多学习活动类的品种之外,词汇内涵的社会活动范畴也拓展了很多(如打赌、开玩笑、做交易、弄糟/乱、突破、发现、造影响、作展示)。U段的新增品种则更凸显了思维能力的内容(如做评论、判断、争议、比较、评价、观察和参考)。以上社会活动类的词汇多呈现在教材的教学内容语篇中;而学习活动类的多在教学指令语篇中;分别体现了教材对儿童和青少年各年龄段的视野拓展和认知要求提升。

3.4 MAKE 动词短语由少到多发展

这里的动词短语指 MAKE 与某些介词或副词等的惯常搭配。参考 Thornbury (2004:82)基于 BNC 归纳的一批典型的 MAKE 短语⁷并检索其在各学段教材中的呈现种类和频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MAKE 动词短语的种类及频次在各学段的分布

	种类	频次	例子(各学段只列出新增短语)
P	0	0	
J	4	36	make sure, make up sth., make it, make the best
S	9	66	make out sth., make up for, make fun of, (two people) make up sth., make one's way
U	8	66	(无新增类型)

表 3 显示随着学段提升, MAKE 动词短语的种类数和呈现数量也相应增长, 这类短语不易从字面上看清其含义, 又可称之为“语义透明度较低”(Martinez & Schmitt 2012: 303-304), 故可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词汇语义的难度提升。

3.5 MAKE 的近义词拓展与衔接

考察目标词的近义词在各学段呈现相貌是借鉴 Read(2004)关于词汇知识发展的三阶段理论⁸, 其中第三阶段涉及在目标词与其语义相关的其他词(如近义词)之间建立联系以形成语义网络。笔者运用网络在线检索工具 Wordnet Search-3.1 提取了 MAKE 的所有近义词并聚焦其中两种主要语义, 即在各学段教材中搜索语义属“制做”类和“致使”类(参见 3.2 节)的 22 个近义词, 结果见表 4 和表 5。

表 4. “制做”类近义词在各学段的呈现相貌

学段	种类	频数	实例(仅列出各学段的新增例)
P	2	23	do, cook
J	8	200	cause, build, create, fix, prepare, produce
S	12	331	construct, draw, establish, form
U	13	448	constitute

表 5. “致使”类近义词在各学段的呈现相貌

学段	种类	频次	表现形式(仅列出各学段的新增形式)
P	0	0	
J	3	7	cause sb. to do sth., get sb. do sth., get sth. done
S	6	38	cause sb. some feeling, force sb. to do sth., have sth. done
U	8	61	have sb. do sth., name sb. sth.

表 4 和表 5 显示, 虽然从 Wordnet 获取的 22 个近义词没有全部在教材中呈现, 但随着学段的提升, 第一类语义的近义词无论在种类和频次上都有倍数级的递增趋势; 第二类语义的近义词虽然数据稀薄却也不失同样的倾向。这批近义词与基础词 MAKE 形成一种语义网络并随着学段的提升而拓展。进一步调查表 4 中多个学段共享的 DO, COOK, BUILD, CREATE, FIX, PREPARE, PRODUCE 7 个“制做”类近义词在 V + a/an + N/NP 中抽象词的比例, 并且与 MAKE 做一比较, 结果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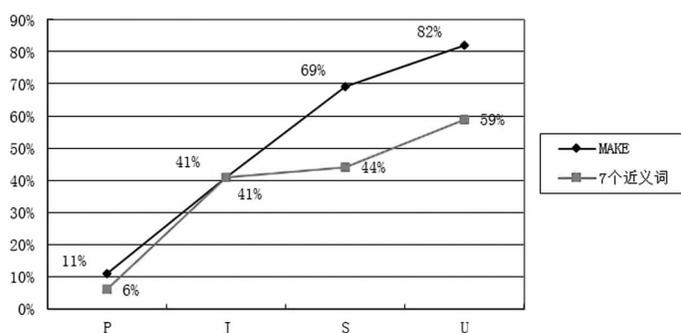


图 7. MAKE 和 7 个近义词在 V + NP 的抽象词比例变化

图 7 显示 MAKE 与其 7 个近义词在同一结构模式中的搭配名词抽象语义比例有同趋向的递升轨迹,既揭示了 MAKE 语义网络拓展的语义范畴发展趋势,也建立起基础词与其近义词的内在衔接。类似的衔接拓展还体现在 MAKE 的“致使”类近义词的语用意义趋同,如图 8 所示。

1	caused the dinosaurs to die out.	sxbz
2	causes Chinese festivals to lose	uxbz
3	causes plants and fish to die. A	jxbz:
4	force someone to have the same o	uxbz
5	forced them to give up and the m	sxbz
6	forced them to surrender. (a) ar	sxbz
7	get my friend to give up smoking	jxbz:
8	gets its facts wrong. 3 Not all	uxbz
9	getting the sounds right. 6 H	sxbz
10	had my computer hacked into, you	uxbz
11	had my hair specially done on th	sxbz
12	have my article accepted for pub	uxbz

图 8. MAKE 的 4 个“致使”类近义词的教材实例

将图 8 与之前的图 2 和图 5 比较,可发现不论在哪一个学段,“致使”类近义词的语用意义都与 MAKE 的大致相同,但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例如 get 和 have 的贬义取向较弱而 force 的最强。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共享模式 (shared pattern)→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Hunston & Francis 2000:3)视角下教材的基础词与拓展词之间的链接。

4. 讨论和结论

本文借助动态系统论的广义视角将目前较多关注二语习得的动态系统研究延伸至外语教学的教材知识发展领域,结果表明该理论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复杂系统论(complexity)、非线性的动态发展(nonlinearity)、子系统及变体的互动关联(interconnectedness)、系统的反复循环发展(iteration)等,既可为本研究提供思路框架,也可为研究结果提供理性诠释。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系列教材词汇知识可视为一个“历时性发展的、由多套变化且互动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

统”(同上)。其复杂性表现为该系统既包括了词汇宽度知识这一子系统及其内含的变量,如各学段词次和词型的增长幅度和复现率;又包括了词汇深度知识的子系统,内含诸如目标词的语法结构复杂程度、其搭配词的多样性及语义抽象化程度、其短语品种及其近义词拓展等涉及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的多种变量。本文正是通过考察这些子系统及其多个变量在多个学段教材中的变化特征来揭示教材知识呈现的动态发展轨迹,而不再仅仅是考量词汇数量增长这一单个因素。笔者在对词汇深度知识子系统的变量设置时还整合运用了 Nation(2001:178)的“形式→意义→用法”三维词汇深度知识指标和 Read(2004:219)的“了解词义→掌握用法→构建词义网络”二语词汇发展三段论,说明对教材词汇知识这一复杂系统的构建有赖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相关理论的支撑。

其次,根据动态系统论关于“子系统变体的动态发展呈非线性且不可预测”(Verspoor *et al.* 2011:9)的观点,本研究一方面展示了“一条龙”教材的词汇知识整体上呈现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各个学段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例如,多数指标显示从小学到初中都有明显的飞跃;而且同一学段中的各个考察指标的变化程度也各有不同(如图 1 和图 7 的非绝对平衡曲线所示)。这些都显现教材知识发展中一些非人为可控的因素。因为词汇的呈现会受到教材话题内容、教学时段和学生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教材词汇知识的系统呈现具有某种“希望达成但却不可预测”(preferred but unpredictable)(de Bot *et al.* 2005:116)的特性。

第三,本研究的结果还展示了教材词汇知识“系统的各种变体在动态发展中互动关联”(Verspoor *et al.* 2011:9)。例如,在词汇的广度知识方面,总词量的学段性增长带来了词型量的层级性提升(见表 1)。在词汇深度知识方面则有更多变量指标的互动与关联,如 MAKE 语法结构的难度提升带来了语用知识的复杂度提升(见图 2 至图 5);又如各学段 MAKE + NP 的名词抽象化的比例递增与其品种数的同步增长(见图 6 和表 2)。可见“一个变体的变化会影响系统内的其他变体”(de Bot *et al.* 2005:117)。

第四,动态系统论关于“系统发展是一个不断重现的过程,现阶段水平的发展基于前一阶段的结果”(同上:116)的观点与现代教材编写的“循环拓展”理念(spiral gradation)异曲同工。后者认为语言学习的过程呈螺旋式推进,同样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的重现中带出新的意义或用法,从而将新旧知识衔接起来以达到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理解(van Els *et al.* 1984:226-228)。本研究通过 MAKE 在“一条龙”教材的高频复现及其不断变换的呈现语境揭示了学段之间已有知识的新增长点。其中既有其语法结构与语义范畴的复杂性提升(见图 1、图 6 和表 3);也有新旧知识之间的衔接,如基础词的近义词拓展及双方在语义

和语用上的关联(见表4、表5和图7、图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一条龙”概念下教材词汇新旧知识的衔接与发展脉络,同时也表明循环式动态发展的理念可与教材编写、教材分析和教材应用接轨。

最后应指出的是以上所有这些发展与衔接特点都可通过语料库语言学的理念和方法转化成可观察可量化的事实。本研究在大样品教材语料提取词汇重现的批量性语境实例基础上,借鉴词汇共选理论中有关词汇搭配、类联结、语义偏好及语义韵等核心理念及其拓展意义单位构建的工作程序(Sinclair 2004),归纳出上述词汇知识变化的各种变量的表征,并计算出它们在各学段教材中的类型和数量分布,从而给教材编写者与使用者提供更为直观和清晰的参照。

注 释

1. 检索自本文作者建立的华南师范大学历届“国培”、“省培”学员培训需求调查语料库(逾10万词次)。
2. 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2004-2009年间出版的贯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新标准》英语系列教材,前三个学段教材由陈琳、鲁子问等主编,大学段由文秋芳等主编。笔者汇集了该系列教材的全部文字语料,故称“一条龙”英语教材语料库,四个学段分别用大写字母P、J、S和U标示。
3. 之所以选择MAKE作为目标词是因为它是英语最高频使用的100个基本词之一(Thornbury 2004:i);同时也是在“一条龙”各学段教材中呈现频率最高的100个单词之一。高频的复现率意味着有大量丰富的语境可用于揭示其在不同学段教材中各类深度知识的呈现相貌。
4. 表中的词汇量涵盖教材的所有英语文字,包括课文、练习指令语以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故词型(又称类符)总量超过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各学段要掌握的词汇数量。词型复现率的计算是先将各学段教材的词频表作词簇化(lemmatized)处理,然后计算某学段与其之前学段的重合词型数占该学段总词型数的比例。表中大写的MAKE是词簇化之后的词型,其总例数包含了make, making, makes, made四个变体的呈现次数(又称型符)的总和。下同。
5. 这六种典型结构分别为1) make|+NP, 2) NP|+is/was, etc.|+made|+of/from/out of..., 3) make|+NP|+NP, 4) make|+NP|+adj./NP, 5) make|+NP|+bare infinitive, 6) is/was, etc.|+made|+to-infinitive。每个结构之后都有其语义说明,前3种大致属“制做”类,后3种属“致使”类。详见Thornbury(2004:82)。
6. 结构中的斜杠表示“或者”,圆括号表示非必须出现的内容,全文同。
7. 主要有:make sth. out(分辨出)、make (sth.)up(编造)、make up(quantity)(形成……(量))、(two people) make up sth.(谈妥)、make up for(纠偏、弥补)、make sure(确认)、make it(及时到达或干成某事)、make do(设法成事)、make your way(艰难移向某处)、make fun of(开玩笑)、make the best(尽力)。
8. 三个阶段分别为:1)习得词义;2)习得词的音、义、型等综合知识;3)构建词汇知识网络(详见Read 2004:211-212)。

参考文献

- De Bot, K., M. Verspoor & W. Lowie. 2005.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The ultimate “so wha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

- 116-118.
- Ellis, R. 2010, English in elementary schools: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 9-17.
- Hunston, S. & G. Francis. 2000. *Pattern Grammar: A Corpus-driven Approach to the Lexical Grammar of English*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artinez, R. & N. Schmitt. 2012. A phrasal expressions list [J]. *Applied Linguistics* 33: 299-320.
- Nation, P. 2001.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M]. Cambridge: CUP.
- Read, J. 2004. Plumbing the depths: How should the construct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be defined? [A]. In P. Bogaards & B. Laufer (eds.), *Vocabulary in a Second Language: Selection, Acquisition and Testing*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9-233.
- Sinclair, J. 2004. *Trust the Text* [M]. London: Routledge.
- Thornbury, S. 2004. *Natural Grammar* [M]. Oxford: OUP.
- van Els, T., T. Bongaerts, G. Extra, C. van Os & A. Janssen-van Dieten. 1984.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van Geert, P. 2008. The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L1 and L2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ion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179-199.
- Verspoor, M., K. De Bot, & W. Lowie. 2011. *A Dynamic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Techniqu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罗伟其, 2013, 遵循规律, 建设科学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 [J], 《教育研究》(1): 26-31。
- 王庆环, 2014, 我国中小学生教材难度被高估 [N], 《光明日报》, 2014-5-8。
- 辛涛、姜宇、刘霞, 2013,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5-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1,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附言:

这篇关于教材的小文源于与许国璋先生英语教材的情缘。我对先生虽仅有过一次在大会听众席上的“遥远”注目, 然而五十多年前先生编著的《英语》教材却伴我度过了十年艰苦而寂寞的知青岁月。至今还记得在海南岛挑灯夜读第三册第一篇红军摘吃老百姓的杏子在树下埋银元的故事。“许国璋英语”已成为我们那个年代英语学子的难忘集体回忆。

收稿日期: 2015-07-10; 修改一稿, 2015-08-08; 修改二稿, 2015-10-09; 本刊修订, 2015-10-16

通讯地址: 510631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ter; the sentence monitoring skill and the sentence production skill can better account for the variance of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competence/word recognition skill/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skill/subjective test type, but they do shar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ccounting for the variance of the latter; the sentence monitoring skill can only account for certain amount of the variance of the listening judgment skill and the objective test type, so it is not the better predictor of the latter.

On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streamlined EFL course books: A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p. 898)

HE *Anp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Based on Dynamic System Theory, incorporated into it the “spiral gradation” theory in textbook compilation, the in-depth vocabulary knowledge developing the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o-selection theory in corpus linguistics, this study analyzed a 780,000-word streamlined English textbooks corpus, with a case study of MAKE in particular, clarified the trajectory of in-depth vocabulary knowledge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textbooks with a gradual developing from few to more,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and revealed some coherent linking and upgrading from basic vocabulary to extended vocabulary.

Is *Zhongguo meng* ‘China dream’ or ‘Chinese dream’?— A study of *China* and *Chinese* used as nominal modifiers (p. 909)

CHEN *Guohua*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CHENG *Li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 China)

After Xi Jinping made his remarks about *Zhongguo* dream, most Chinese media initially translated it into “China dream”. One explanation is that “Chinese dream” was avoided because phrases containing the word *Chinese* are often derogatory. By searchi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corpora,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ve found that *China* and *Chinese* are both neutral words. As a nominal modifier, *China* mainly means ‘of, from, native to, or relating to China’, while *Chinese* mainly means not only ‘of, relating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but also ‘of, relating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or the Chinese language’. Whereas *China dream* refers mainly to ‘foreigners’ dream of China’ or their ‘dream relating to China’, only *Chinese dream* properly refers to ‘the dream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Yijing* in the West (p. 923)

YANG *Ping*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Yijing (*I Ching* or *Classic of Changes*) is one of the oldest Chinese classics introduced to the West. As early as the 17th century it was translated and transmitted to Europe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who tried to prove the compatibi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by underscoring the affinities between *Yijing* and *Bible*. From the 19th century onward sinologists and other secular scholars joined the ranks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onducting extensive research on *Yijing* and producing solid scholarship in this area of study. The 20th century has witnessed an upsurg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Yijing* in the West, with numerous editions in different European languages and multiple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Yijing* not only occupies a central place in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literature, poli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any cultures in the West.

Dialect translation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 (p. 935)

SANG *Zhong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741000, China)

Dialectal expressions in source texts are one of the factors posing translation problems. The researches into dialect translation may pave way to constructing problem-restricted translation theories. It is discovered that most of the current western studies on the topic concerned are of literary corpus-based descriptive research generalizing the normalized dialec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rocedures, and that the domestic studies mainly deal with the critical-interpretive evaluation of dialect translation cases. Evidently, the process of translator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 dialect translation remains a key topic yet to be explored in this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dialect translation is one type of social activities and Activity theory is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actual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 activities, we can, in light of this framework, work out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to the process of dialect translation strategy-selection.